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關於漢語神學內容的若干構想——兼論漢語神學的劃界問題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tent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aking Account of the Delimitation Issu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Xiaochao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7 01:18:3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78

關於漢語神學內容的若干構想

——兼論漢語神學的劃界問題*

王曉朝

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英國利茲大學哲學博士

根據筆者個人的觀察，自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三屆「漢語基督教文化圓桌會議」以後，漢語神學的研究和創作已經進入「一面旗幟，各自表述」的階段。有的學者在寫大乘基督教，有的學者在寫漢唐、明末時期的漢語神學，有的學者在搞各種宗教的對話神學，漢語神學的讀本也編了出來。**這些漢語神學的作品可能與漢語神學倡導者最初的設想有一些差別，但既然漢語神學建設的參與者們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信仰、學科背景，那麼要在一個完全統一的共識下展開漢語神學的創作既無可能，也無必要，漢語神學的建設只能走「各自表述」之路。

正因如此，在漢語神學發展的當前階段，甚麼樣的著作是漢語神學，甚麼樣的著作不是漢語神學，不應當、也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筆者擬結合漢語神學的基本特質，對漢語神學的內容進一步提出一些構想，並結合近期發表的一些「基督徒學人」的文章闡明本人對漢語神學劃界問題的看法。

* 此文為王曉朝教授於二〇〇七年十一月至二〇〇八年一月到訪敝所，出任訪問學人之研究成果。——編注

** 《漢語神學讀本》將於二〇〇八年由道風書社出版。——編注

一、從漢語神學的基本特質看漢語神學著作的特點

在以往的討論中，學者們竭力想弄清和回答漢語神學是甚麼這個問題，於是有了關於漢語神學的性質和特點的種種闡述和論證，這是想從一般的層面來求解。然而，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似乎還有另一條路徑：從個別和具體入手——要求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從已有的相關作品中拿出一本來告訴大家，這就是漢語神學！

這條思路我們實際上已經遇到過。常有學者問：「在現有著作中，哪一本是漢語神學？」「某某某的某本書算不算漢語神學？」這很像我們聽慣了的那個故事，古希臘大哲柏拉圖給人下了一個定義，「人是兩足無毛的動物」，有學生不服，於是就下到廚房，殺雞去毛，拿到柏拉圖面前問，「這就是你說的人嗎？」結果把柏拉圖弄了個大紅臉。然而，從哲學上分析，這位學生並沒有真正駁倒柏拉圖。道理很簡單：個別無法真正駁倒一般，具體無法真正駁倒普遍，柏拉圖的所謂人的定義不能被簡單地置換為「兩足無毛的動物（都）是人」，因此柏拉圖的這位學生對柏拉圖人的定義的否定無效！

但無論如何，這類質問仍值得思考，畢竟漢語神學的建設者還是要拿出漢語神學的作品來，並希冀它們能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即使現有涉及基督教神學的著作中仍無一本公認成熟的漢語神學著作，那麼今後會出現的，或者我們心目中期待的漢語神學著作會是甚麼樣的？它應當包括哪些具體內容？

在漢語基督教神學（狹義）前十年的發展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漢語神學的定義和漢語神學的主體問題。這兩個問題雖然至今尚無最終的定論，但我們看到，經過多年討論，漢語神學的建設者們對漢語神學的特質畢竟有了一

些初步的共識，那麼以這些初步共識為前提，漢語神學的作品會是甚麼樣的？讓我們結合漢語神學的若干特質來對其內容作一些預想。

首先，我們要說這本漢語神學著作和以往某個教會傳統的神學著作有顯著的區別，因為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強調漢語神學具有「跨教派性或非教會性」的特質。但我們也看到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在這樣做的時候只是強調漢語神學創作者的歸屬具有跨教派性或非教會性，而不是說漢語神學作品要處理的對象和思考的問題與原有的教會神學毫無關係或完全不同。因此傳統神學中通常要加以處理的內容，比如神（上帝）論、基督論、人論、救恩論、終末論等等，也會成為這本漢語神學要處理的重要問題，對《聖經》文本作現代意義的詮釋將成為這本漢語神學著作的重要方法。

漢語神學是一個交流平台，它是極為開放的，它歡迎一切基督教的研究者參與漢語神學的建設，而無論其個體信仰如何，是否有明確的教會歸屬。一般說來，身處教會內的學者對基督教神學的研究內容更加熟悉，大多數教會內的學者在進入或立足學術界的時候也不會涉及要改變其原有的基督教信仰的問題，然而也正是因为要立足於學術界，所以他們必須改變原有的教會用語，進入學術這一公共領域，然後才有可能對重大理論問題作出體現着基督教思維特點的新的解答。而身處教會之外的學者儘管受到個體信仰經驗之局限，或者缺乏歸屬某個基督教信仰群體或傳統的體驗，但仍有可能藉着不同生存經驗之交流而突破這一局限，對傳統的神學問題作出新的解答。從內部進行研究固然可貴，從外部進行研究也必不可少。對整個社會來說，這樣的研究都能加深社會公眾對基督教的理解。

其次，漢語神學研究的倡導者還認為漢語神學具有人文性或學術性的特質，教會性的神學與漢語神學有很大的區別，但二者具有交叉與互補作用而不必成為對立面。所以花大力氣使漢語神學著作具有很強的學術性，使其在人文學科和神學兩界具有較高的公度性是我們所期待的。這樣的著作一般的教會讀者能接受，人文學界也能接受。它會涉及許多教義，但又不是某個基督教信仰群體或傳統的教理學或教義學，而是一種跨宗派和跨教派的神學言說。上帝論、基督論、人論等等漢語神學的內容在大陸社會改革開放以前的學術界是被作為迷信邪說一筆抹殺的，而現在人們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們看到，已有的許多漢語神學的作品，或由學者們撰寫的基督教研究的作品，在大陸人文學界受到歡迎，擁有大量的讀者，在大陸教會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被視為中國基督徒的良好參考讀物。在港、台學術界，這些作品也同樣受到歡迎，以往對沒有基督教信仰或沒有教會歸屬的學者從事基督教研究的動機的懷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散。如果我們現在仍舊抱着一種懷疑的眼光看待漢語神學這一在基督教的歷史上、在全世界都獨一無二的現象，在甚麼是漢語神學、甚麼不是漢語神學的爭論中停止或中止漢語神學的建設，那就會對整個中國的基督教研究事業造成傷害，無助於進一步增進中國民眾對基督教的認識，同時也會傷害基督教本身的健康發展。

最後，跨文化性（對話性）的特質也應當在這本漢語神學著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漢語神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充分顯示了這一特質，它不僅要跨越各民族文化，而且要跨越中西文化的截然兩分。漢語神學主張挖掘漢語的歷史文化資源，從當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出發理解基督教神學，使

之有助於消弭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隔閡。在這樣的漢語神學作品中，西方與東方的關係、文化與宗教的關係、宗教與社會的關係、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等等，都應當能得到具有前瞻性的解答。以往的漢語神學研究極大地矯正了中國人對中西文化關係的看法，乃至於使人們認識到：不了解基督教，就不了解中西文化的關係。而現在，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文化的過去和未來。這是因為，無論我們如何看待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我們都無法抹去其開放性的特點。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中國文化的發展要是孤立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要求得繁榮和發展是不可能的。當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早已跨越國界，成為世界的文化，成為全人類的文化成果。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需要發揚，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也要吸取。中國當前的文化建設也要面向世界，以開放的心態主動吸取外國各個時期創造的優秀成果，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更新，進而創造當代的中國文化。

從世界宗教史的發展來看，神學不是基督教的專利，基督教神學之外有其他宗教的神學；從基督教的發展來看，神學也不是哪一個民族、哪一種文化、哪一種語言的專利，所以在最早的希臘基督教神學和拉丁基督教神學之外，有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其他語言的基督教神學。從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史來看，在基督教發展的最初階段，不是教會之外無神學，而是教會之內無神學；等到基督教發展到一定階段，教會內也有了神學，是為基督教神學；往後，隨着基督教在全球的擴展，在大部分時間段裏，基督教神學並存於教會內外，只是有些基督教神學被視為正統，有些被視為異端，然而即使在中世紀，要找到教會之

外有神學的例子仍舊不難；再往後，乃至今日，基督教神學存在於教會內外仍應被視為常態，而漢語神學的發展也為這種通例提供了又一證明。漢語神學堅持教會內外神學思想的交流、互動、融通，這樣的活動必將促進中國民眾對基督教認識的深化，也會促進教會內神學思想的發展，提升和擴大基督教的公共價值，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進程愈來愈快的情況下，這是漢語神學應當堅持的一個大方向。

二、漢語神學的劃界問題

筆者所謂「漢語神學的劃界問題」針對迄今為止漢語神學發展的主要爭論而言，也就是應當採用甚麼樣的標準去回答甚麼是漢語神學，甚麼不是漢語神學的問題。筆者在前面已經指出，在漢語神學的發展過程中，爭議最大的問題是漢語神學的定義和漢語神學的主體。從有關「文化基督徒」的爭論，到近期若干「基督徒學人」的觀點，都是對這個問題的反思。有學者評價說：

在國內學術界，基督教研究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是愈來愈多學人的共識。可以說，這個新階段的標誌之一就是基督研究界中出現了新的一類研究主體——「基督徒學人」，這類新的研究主體之出現改變了基督教研究的全貌，因為立場的轉變使他們得以提出新的問題，真正漢語神學的建設才可能被提上日程，這也開啓了基督教研究中實質性對話的可能性，因為這一類研究主體本身值得關注。¹

這樣的評價是否貼切呢？讓我們從漢語神學的劃界談起。

1. 陳涯倩，〈學園與教會：基督徒學人及其困惑〉，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5輯第2冊（2006），頁215。

漢語神學是漢語基督教神學的簡稱。可以說，有了這個名稱，它就開始了劃界。第一條界限是語言。漢語是神學思想的載體，它構成了漢語神學的第一條界限。關於這條界限幾乎沒有甚麼爭議，學者們在討論中增進了對語言與思想、語言與實在、語言與信仰的理解。這條界限是明確的，運用起來也沒有甚麼難處。

第二條界限是宗教，即漢語神學指的是漢語基督教神學，而非指漢語的其他宗教的神學。這一條界限似乎不言自明，也幾乎沒有甚麼討論。但是聯繫到漢語神學的對話性特點，漢語神學在與漢語其他宗教神學的交流 and 對話中會出現多宗教融通的思想，會有基督教神學對其他宗教神學的吸取和接納。這種交流和對話的成果目前已經開始顯露，比如《張純一的佛化基督教神學》。^{*}怎樣看待這樣的結果現在還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但我相信今後這個問題還會出現。

第三條是以信仰或立場為漢語基督教神學劃界。這種劃界爭議極大，相關爭論至今尚未平息。漢語神學的倡導者和建設者堅持不以信仰為前提，堅持對基督教進行人文性、學術性的研究，力主基督教神學進入中國主流文化，進入大學建制，彰顯基督教的公共價值；²而反對這種做法的人則堅持以信仰劃界。

我注意到，從漢語神學發展前期的「文化基督徒」，到近期的「基督徒學人」，相關討論中都有這樣一種傾向，即以有無基督教信仰或有無明確的教會歸屬來劃定漢語神

* 蘇遠泰著，（香港：道風書社，2007）。——編注

2. 比如劉小楓說：「形成學者資源的最重要機制是大學，不僅如此，傳播思想的重要場所亦是大學，一旦基督教學術和教學在大學體制中確立下來，基督教學術的制度化就有了實在的基礎。」劉小楓，〈共產黨文化體制中的基督教學術〉，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頁 65。

學及其作品的界綫，將基督教神學劃為教會的專利，身為基督徒的學者的作品是基督教神學；非基督徒的學者的作品是基督教研究，不是漢語神學。這方面的典型觀點有：

任何神學的建構所根據的必是某種特定的信仰，在任何時代的處境裏，神學總是向着信仰群體的宣講這一點不會變，由此任何神學言說必是扎根在某種信仰群體裏面的見證。它既包含着群體的處境性，又包含着對於基督事件在歷史上流傳的反思。³

當一種神學試圖以某種先定的人文學進路為其前提時，這種神學不可避免地會轉化為哲學或者一種文化理論，從而消解了神學的神聖性。⁴

人文旨趣的漢語神學主要的學術旨趣就是從一個基督教的立場，用人文—社會思想的學術語境去回應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人文學的漢語神學也就等於一種歷史哲學。⁵

人文學進路先行地、僭越地賦予漢語以神學的品質，並依據現代西方生存論詮釋學將它塑造為有着話語優越感的精神哲學，這就把基督事件只作為歷史哲學的對象。漢語人文學語言和個人生存經驗的優先性由此拒絕了生自基督事件本身的神學原初性，拒絕了神學的教會性。⁶

3. 章雪富，〈言說之道和上帝之道——兼論基督教神學的本質〉，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5輯第2冊，頁197。

4. 孫毅，〈神學言說與人文學進路〉，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5輯第2冊，頁205。

5. 同上，頁206。

6. 章雪富，〈論朋霍費爾的「基督事件」及其漢語神學的意義〉，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8（2008），頁153。

在神學之思中，唯有基督論事件是合法的。任何言說方式都不應預先地僭取其作為言說的界限性和合法性，任何作為精神事件的基督事件都不可以取代以基督論為根基的基督事件。⁷

確實，到現在為止，許多大陸學術界的研究基督教的學者仍舊不認為自己是在搞神學，看到「基督徒學人」的觀點以後，他們會喊冤叫屈——就好像自己從來沒有篡權奪位的想法，只是因循學術研究之路徑，不經意間觸及了一下基督教，結果成了「僭越犯」；或者，他們也可以歡欣鼓舞——好啊，從今以後不用再替基督徒背負罪名了，你搞你的神學，我搞我的基督教研究，耶路撒冷和雅典有甚麼關係，從此兩清了！

章雪富教授還說：「人文學視野下的漢語神學的基督事件的『面對』其實是解構性的面對，若視此為漢語神學，無疑會引致可怕的後果。」⁸讀了此話我甚為感嘆：按照「基督徒學人」的這種思路，以往人文學界與教會之間的交流、對話是徒勞的！基督教學者與非基督教學者之間的融通是徒勞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倡導漢語神學以及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是徒勞的！

限於本文主旨，筆者無法對這種「基督徒學人」的觀點展開詳細分析（或者可以以後再談），*在此只想指出：這樣的劃界看起來順理成章，其實並不合理，尤其不合中國社會當前的處境，也與漢語神學的主旨相悖，所以我們不能按照這樣的標準來劃分漢語神學與非漢語神學。

7. 同上，頁155。

8. 同上，頁175。

* 是期學刊中，溫偉耀的〈神學研究與基督宗教經驗——一篇嘗試為漢語神學研究者定位的學術報告〉亦有關於「基督徒學人」的討論。——編注

附帶要說的是，如果以往由非基督徒學者所撰寫的大量著作不是漢語神學，那麼由基督教學人撰寫的神學論著是漢語神學嗎？我本人的看法是：基督教學人撰寫的神學論著是一種漢語神學，但不是漢語神學之全部；漢語神學的倡導者連無基督教信仰者參與漢語神學建設都要歡迎，更何況新一代的基督教學人有一部分有基督教的信仰？只不過，他們若想摘去別人頭上戴的漢語神學帽子，也得看一看別人答應不答應，無論他們怎麼說別人僭越！

在內地的基督教研究過程中，基督徒學人的出現是自然的、正常的，是好事。從廣裏說，它說明中國社會的信仰自由有了很大的提高，基督教也是中國社會若干種合法宗教之一，這些學者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和思考，作出自己的選擇，我為他們的信仰決斷感到高興；從窄裏說，它說明基督教有吸引力，說明基督教仍能在整個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轉型的時候成為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歸宿。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這些基督教學人在完成了「從外部進行研究」向「從內部進行研究」的信仰和立場的轉變以後，如果畫地為牢，進而指責那些非基督徒學者的研究是不純正的，甚至是對基督教的歪曲和誤解，那就背離了學術研究的本義，也缺乏寬容的精神。身在基督教教會之內，從內部進入研究確實能夠比較準確地體驗基督教文化的各個層面，但是這樣的處境也會束縛某些學者的思想發展。誠所謂，基督教文化能夠滋養人，基督教文化也會束縛人。有些信仰基督教的學者出於對自己所信仰的這種宗教的虔敬感，潛心研究基督教思想，維護基督教的尊嚴，這本來無可厚非，但由此把基督教研究變成單純的護教學，那就在實際上削弱了基督教的公共性，抑制基督教發揮其社會作用，會走到與其初衷背道而馳的地步。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漢語神學發展的現階段，仍舊需要倡導「從外部研究基督教」和「從內部研究基督教」並舉，不以信仰或立場劃界。我相信，無論誰都有權研究基督教，無論誰都可以進行基督教的思維。「無論對誰而言，基督教研究都是最吸引人、最鼓舞人心、在智力和精神上回報最為豐厚的研究項目之一。」⁹

三、漢語神學思維及其神學作品

在以往的討論中，有學者指出漢語神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以語言和宗教為界，凡一切用漢語寫作的涉及基督教的作品均為漢語神學作品，這是廣義的漢語神學；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倡導的、具有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若干特質的神學，這是狹義的漢語神學。然而，考慮到「神學」一詞含義的不確定性，在狹義的漢語神學範圍內，我們實際上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廣義和狹義的漢語神學之分。

廣義的漢語神學是依循學術的進路，從各個學科進入到基督教研究（從以往看，主要是文學、史學、哲學、宗教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聖經》研究），從而產生出來的以基督教的方方面面為研究對象的、反映漢語神學上述特質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是基督教神學思維的運用。神學有三種活動空間：大學、教會、社會。漢語神學的活動空間主要是大學，其影響也會兼及教會和社會。以基督教神學思維特徵¹⁰劃界可以有效地避免以信仰、立場劃界帶來的弊端，比較切合當前中國學術界和宗

9. 麥格拉斯（Alister E. McGrath）著，馬樹林、孫毅譯，《基督教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2。

10. 關於基督教神學思維特徵請參見拙文，《論基督教與世俗人文主義的思維模式》，載《清華大學學報》2（2004）。

教界的狀況，有利於促進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對話、交流與融通；以基督教神學思維特徵劃界與我們所說的漢語神學的特質並不矛盾，有利於漢語神學的進一步發展。

狹義的漢語神學是漢語基督教神學基本理論本身的研究。它在理論形態上最接近傳統的基督教神學，也最接近傳統的基督教哲學。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說：

哲學的起源與宗教密切相關。哲學的產生不是不依賴於宗教，而是作為對宗教傳統所斷言的東西的批判性反思。就哲學與神學的關係而言，這是一個基礎性的事實。¹¹

沒有對哲學的全面認識，人們就既不能理解基督教的學說如何歷史地形成，也不能達到對基督教學說在當代的真理斷言的一種獨特的、有根據的判斷。缺少了有哲學素養的意識，人們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在向獨立形成判斷的過渡的意義上——完成從對《聖經》的歷史批判詮釋向系統神學的過渡。這裏所涉及的不是依據這種或者那種哲學，而是從對神學和哲學之概念形成的歷史的研究中產生的問題意識。¹²

在參與基督教研究的各個學科中，與神學在形態上和研究對象上最接近的是哲學。何光滬教授在倡導漢語神學時曾把漢語神學的分支學科設想為「哲理神學、道德神學、文化神學」，我想這是在我說的這種狹義的漢語神學意義上講的。它就是漢語神學的基礎理論。

以基督教神學思維特徵劃界，我們可以說廣義的漢語神學已經有了許多作品，狹義的漢語神學作品也已經有

11. 潘能伯格著，李秋零譯，《神學與哲學——從它們共同的歷史看它們的關係》（香港：道風書社，2006），頁7。

12. 同上，頁5。

了，例如張慶熊教授的《基督教神學範疇》，儘管作者自己說：「這不是一本系統神學的著作，而是着重於神學觀念史的疏理，並從文化比較的角度進行審視。」¹³一種新思想的發展需要有一個過程，我相信狹義的漢語神學作品還會進一步湧現。下面筆者就以少許篇幅，以張慶熊教授的這本《基督教神學範疇》為對照，繼續構思一部漢語神學讀本的基本內容。

張教授的這本教科書開篇第一章為「基督教概述」，包括「基督教的歷史」和「基督教的教義」兩節。第二章為「《聖經》」。這些對內地大學哲學系和宗教系的學生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大多數學生在接觸漢語基督教神學之前，並沒有掌握這些基礎知識。但這些內容還不屬於我們上面講的漢語神學的基礎理論層次，所以《漢語神學讀本》是否也要從這些內容着手，如果從這些內容着手，需作何種方式的處理，可以再思考。

或許這本漢語神學基礎理論的讀本可以從這樣一個導論入手。這個導論包括的內容要點有：一、神學的定義與要素、神學與哲學的關係、神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神學的方法與分類、神學思維的特點、漢語神學的任務與方法、漢語神學的獨特視角；二、基督教的《聖經》與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基督教的簡要歷史、基督教的世界性、中國的基督教、基督教的經典、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信經與神學理論；三、基督教與文化之關係、基督教的公共價值、教會與社會等等。

張教授的這本教科書的主體部分包括下述七章：上帝、啓示、創造和護佑、人、罪與惡、基督和拯救、終末

13. 張慶熊，《基督教神學範疇——歷史的和文化比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351。

和希望。它確實已經把基督教神學的主要範疇理了出來，並且從歷史和文化比較的角度對之作非常精僻的論述。漢語神學的基礎理論問題可以進一步對照已有的各種基督教神學體系，對漢語神學的主體結構進行取捨，從漢語神學的特點出發，闡述基督教神學理論的基本理論問題。張教授在後記中坦言：「考慮到本書主要是為大學哲學系和宗教系的學生用的，所以偏重於哲理方面的討論，並略去了有關教會禮儀活動或『實踐神學』的部分。」¹⁴而在我們所說的漢語神學的基礎理論著作中這部分內容能否省略可以再思考。

張教授的這本教科書以第十章「宗教的定義及其理解之途徑」為結尾。就其內容本身而言，我讀來感到寫得很精練，很好。但是從全書的系統性角度考慮，感到把這部分內容放在這裏有些突兀，似乎納入到前言部分更好。

撰寫漢語神學著作是困難的，挑剔評價則很容易，更何況我在這裏是借着張教授的這本神學範疇來構想一本關於漢語神學基礎理論著作的內容。我衷心期待這樣一本漢語神學著作的問世，而不論它是由誰寫的。

作者電郵地址：xiaochao@tsinghua.edu.cn

14. 同上。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tent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aking Account of the Delimitation Issue

WANG Xiaochao

Ph.D., University of Leeds

Chair Professor

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ity and Cross-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o-Christian theology, which has been advocated by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more than ten years,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recent years, it steps into a new phase of construction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Due to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culture, belief, and branch of learning, the recent published works of the young scholars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advocat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nsiders further the content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from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taking account of the delimitation issue of Sino-Christian theology with respect to the views which of young "Christian scholars".

